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三

援直類一

乞貸直諫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翀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直戇獨犯逆鱗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定了巧辭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

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格與守益兼
不欺之朴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三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
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勵激昂願
立于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進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之政
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兹相繼以言獲
罪束縛縲紲事出不意驚駭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
畏愼陷 陛下于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
之律其詆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必置

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誹木之立堯非之采蒭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之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粗疎無取引喻失宜未能盡當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体舛誤關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特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顯直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為 盛德之累故 英君誼辟往往含垢納污以 示包容彼非不能強愎自遂特所惜者

後世之名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
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来數罪言者有心之
士人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
所謂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
史册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之
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　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益
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掩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董倚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爲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甚非所以聆　令德膺慶益也是故徒紛紛而寔繁每抗擊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爲戒言者始足以爲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乎治今之言也病乎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爲言路大閉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病痼疾久而灵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夫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夙夜深環瞻徐錢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未之信也改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

等景象也邇來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
深再變而為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既
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無失于大夫此法
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　陛下神聖諸臣
莫及間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執此而槩棄之歟且始左
右神姦日伺其便　宣奏之際摘指瑕疵而故堅　陛下
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我臣嘗披
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事　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如法言巽言責難之言弼違之言是非臧否一
唯付之不理自太有信任之說卒未嘗　面進一大臣自

夫有羅黜之說卒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降之說
卒未嘗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日不可王田京山自若也
言賚日太私貴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雇文淡汗之
未能也言　官府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隆僉曰可殺既
朝語而復勘廖鵬數請行誅籍園圃以養生他如下維載
于法司却推文之齋醮崇儀出自　內閣晉奏經由　乙
覽察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
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
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祕不厭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
暮按疏而入旦取　古而出應答如響略無滯疑言路之

通似莫過於 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郤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于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于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實事也 陛下聞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托諸空言也正德年來縉紳摧剥之余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生耳批鱗觸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敷義比仗馬之立詎意薄言無采徒開鳥鳥之鳴然則臣等亦自厭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裁將吞聲而緘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静言思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

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或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無侈于辭以眩其名于天下各該承行衙門按日覆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宥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言猶乃官事請先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並為周之諫唐太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計不必遠法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一旦之命

保全諫官以開言路疏

鄭一鵬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爲盛德爲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於酒德自常情觀之悖謾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爲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群臣

皆為賢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聞群臣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

之　太宗曰欲夫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尔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尔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　命士奇書　勑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今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關大臣有不公不法者得盡於奏事時當　陛面劾士木之難給事中王竑而劾群臣於午擊錦衣衛指揮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而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蹇諤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　陛下臨御

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甚至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時也比來　厲精之勤頗衰於往昔　聽納之美少渝於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謫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示天下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之主斯我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柰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矣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路沮姦佞秉權天下

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
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
所以敢觸諱忠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
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姦大惡如逆璫寧彬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
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
夫尚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
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踰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
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廼為　聖德累邪今
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據

饑餓枕藉而死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氷霜夏殞山谷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於元旦之日南直隸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邇以　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

安危未可知也伏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
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成命
俾照舊共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
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
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杜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陳末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臣竊惟糾正百僚察衆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已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以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靡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待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彼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皆將緘默而苟容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謹即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一事仰瀆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

行則憲體崇而言路廣矣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可愛惜故必覆之咨訪者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胸臆撫拾浮辭徑欲罷斥言官者其阻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紜而奸邪不得以上聞也伏望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

劾罷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搆陷而奸邪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悉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善也但　皇上之所諭允者多係各部之覆奏而各部之覆奏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衆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佞巧之姦恃彌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爲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諉之曰業已有

言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萌之
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並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
如有未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得以
悉輸矣伏乞　聖裁

容直言寬嚴譴以廣 聖聽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䆊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
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䆊不諳事體輒率妄言本當提問
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
朝驚駭夫劉䆊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
邪情狀責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恢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身不便
左右不便猶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

盡下而進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体也寂自以身許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
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
憸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竊得崔文誘
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
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效報職當也
當寂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
見疎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
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被
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宗以假齋醮侵 內帑

劾崔文有是事當 命內司勘秉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
左右而為先事之防寢焉 朝廷處無不可也文被劾時
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告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
餘言者已目為墮甑矣乃敢喘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
讒譖而詿誤 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竊思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
者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
右而求免于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 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

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言庶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讐言者發其陰事潛為排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孰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 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盡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言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嬖倖讒之耳猶司房之犬搏噬盜賊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犬不為盜賊之虀粉也罕矣自非忠

飯獨立之士幾何不爲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
臣以爲難自古以爲難也其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者以
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
恐非有 國之福也而有識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
日非而其 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而
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
揚盛德古所謂 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
復尋也況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 聖德事今家忽以言得罪恐非 陛下明詔之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吝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 詔 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疏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 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轍固將傳之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之下乎就使寂言委狂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上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焉寂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況可使聞於夷狄乎寂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臣臣文以所崇奉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寂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闢異端也寵倖臣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寵任率天下則曰 陛下何私近倖之故 陛下雖曰寵妾言天下則曰 陛下或於異端之故將寵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寵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己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頗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干 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雖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說得無良之人知人之慈而亦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

而罪言官獻 朝廷納諫之美書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詔上䂓 盛徳阻言官忠盡之門長奸諛驕横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寂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盜費内帑不貲給事中劉寂以為言文懲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訣 陛下于一時而是使 陛下取譏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汩其禮義之良

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跼蹐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　左右無
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
水旱異常留都災變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
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修與忠直
求善言以祈　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
是病危之人甘烏喙而箝和扁也况　左右近習多宮掖
宿姦習于揣摩敢于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尚宜操其鞭策攬其御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
恩顧排逆天下之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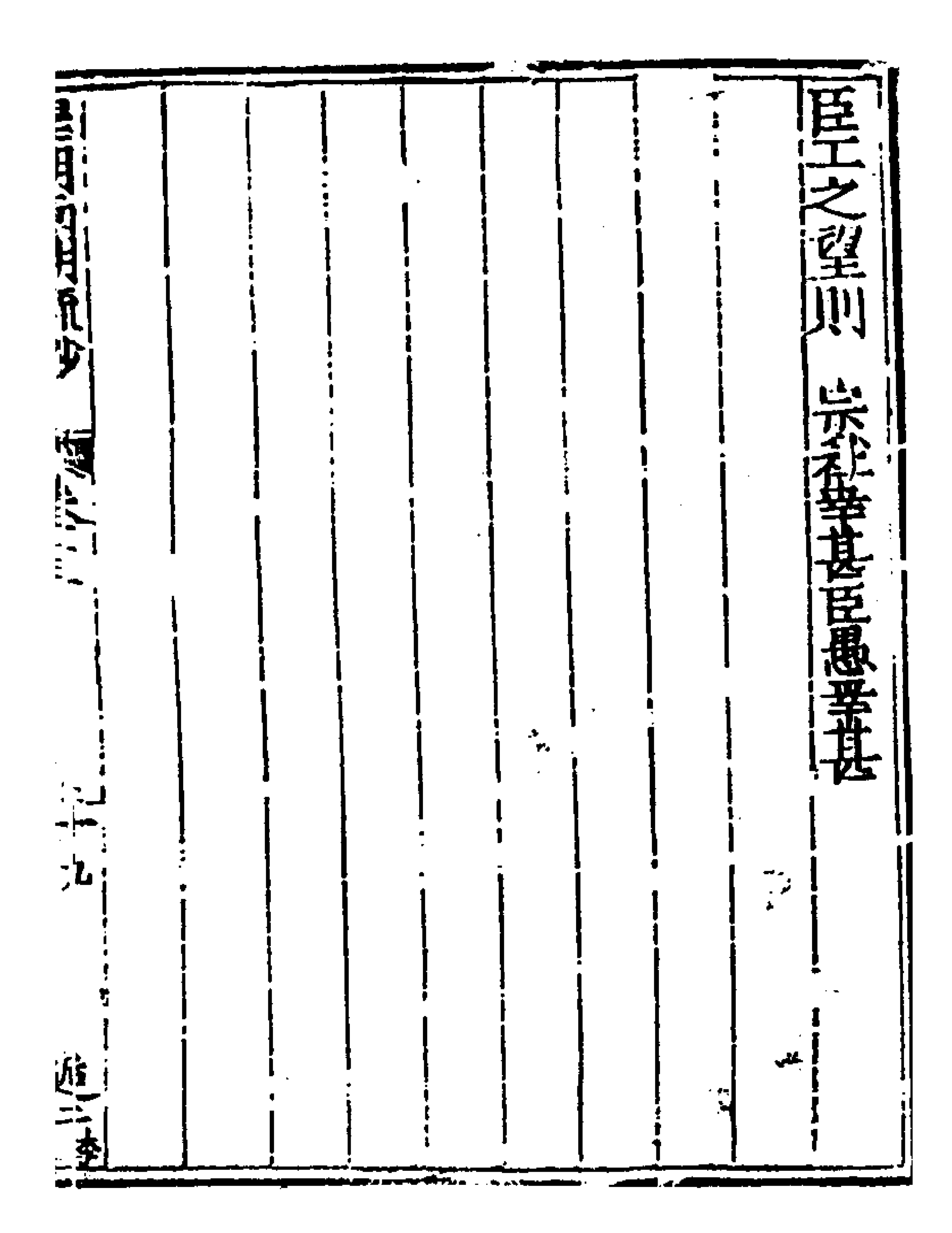
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歐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廝隸耰鉏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收回 成命存劉宗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湔孛 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以招徠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于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

累及身家爲世之訣是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爲
是瞽言也亦非瞑目肯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
其近且輕者而君之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顧　朝廷
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
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
今日罪言官果非　陛下本意也則　社稷幸甚天下蒼
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宥愆直以彰　聖德疏　　主事陳逅

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〻我之能賢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瑣者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淛不知其出于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爲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疑之際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將以爲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奸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投間抵隙獻媚行私以徼倖于富貴利達之途則天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盡述者乃冒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于　太后

非　陛下初心也且　陛下自臨御以來所以致孝致敬于　兩宮者平均如一蓋無毫髮有愧于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若　今日之事出于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群下之疑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之者將以為　陛下因　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輕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社稷之計　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等并賜釋放以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　聽納之門以答



臣之望則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臣等近聞兵科給事中劉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丁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矣而
詔旨大峻譴責大嚴極駭物聽不亦為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逆耳詆
訐狂妄之言尚能　虛心以聽俯就延納其時天下之人
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
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
未及二年之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
最之言而深斥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

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縱嘗身在言官有所見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以上　聞以效一得之愚　陛下未以其言爲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罪今乃囚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縱曾如是哉臣等道知非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譏　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弄權既熏則　陛下之耳目自壅臣等恐患實由此而

解體臺諫由此而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言將來　主上
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紕繆孰從而舉之臣下之
姦邪海内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使其時或有專權竊
政亦恐海内如劉瑾假寵納賂濁亂　朝政如錢寧江彬
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況今天下之災異數見東南
之死徙成亡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
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從
宜糾將諫臣自生蒙敝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
之至意　祖宗建立臺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徙復繼
臣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決不以言罪人尤望自今以後凡有奏章必付
閣臣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
人猶有效忠之願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
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宥狂直以崇實政疏

鄭大經

臣等切聞天心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天心默佑 靈祉呈祥固有以徵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來天變疊形水災瀰漫人妖物怪前此所未有焉 皇上每遇災沴之來時申修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於 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 泰道方隆之會 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

愕災異之疏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有以覘我　皇上敬
畏天道不遑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
弭變以為修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異頻仍至形禁近若
真有以譴告之者何哉毋亦徒循修省之故事而未扺修
省之實政歟明王遇災而懼所以修人事回天心者固非
一端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衆思以咨善道而脩省之政
以是為先務焉今爾有不然者臣等於本月十一日接到
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章疏見其因事敷陳
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間亦有之誠不能逃於　聖明洞
察之下但意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

據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堯舜三代盛王望 陛下一世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愧之荷蒙 皇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禮者感激 鴻恩圖報無地復可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 君臣交儆之候而罪洒狂瀆殊非仰承 上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修省之實以盡格天之道耶伏望 皇上擴包荒之度 弘庇受之懷 俯垂愚忠返回 成命仰問禮仍以舊職供事求其言之可者悉付施行則實政允修而天心默順聖德日新而災異潛消修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不是之圖雖日從事於衣冠儀度之間以為是修省焉竟奚裨

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臣等待罪言責深負曠瘝修道方嚴不避瑣瑣凟乎目　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獻愚衷請霽 天威以弘 聖德疏　鄭洛書

內閣近諸臣失職無狀刑失其中 皇聰明見萬里洞燭託直又寘諸臣于理當雷厲風飛陽開陰闔之猶必養其說者臣聞周之世也貴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 國貴國貴而後 王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 君勢勵臣節也當今時勢雖有緩病不可絕之以急政雖或法輕不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臣恐如病之深者欲絕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使其時良醫措手無所此可思而喻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疾號通耳目嘉惠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上意

者固自有素餘非高而誕謗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影承奸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体群臣之初意壓　聖慈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恶也但念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決壅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而垂情于此則至道咨衆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統宗　陛下矜憐諸臣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太甚與之更始斯君子長者之道也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驕貴不得以私然臣以為人主

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加其臣今其犯法者多豈盡不才乎蓋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而陛下奮然以剛決之一旦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于始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重言路以廣聖德疏　馬永總兵

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為先行孝之誠尊親為大　聖君創始制儀為世立教至重伏惟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獻皇帝立世廟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臨御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尊崇之儀誠繼天立極議禮制度將以仁孝化行天下垂教萬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固執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獄杖責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

群疑盡釋，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須有成規。

恭穆獻皇帝尊位　聖心慰安，我　皇上大孝至仁之盛

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巍然煥然，盡善盡美，臣復何言。緣

人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不能仰

遂　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亦止報　聖明之心，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淹有歲月，捫心悔過，無路自新，至不若死，終

為天地間之棄物。臣本武夫，與諸臣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厚，海宇包涵，臨御之

初，　詔博采芻蕘，以廣視聽，臣雖駑佷無能，備　聖明

任使，見今累官叨銜五府，濫司總戎，自竊隆恩，能無感激

自守邊方以來每思盡死報國苟有一得之愚可以上答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
上陳如蒙之　勑該部計議合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
臣通查見數憐憫愚執宥其罪愆或復原官或從寬釋照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咸感再造之生必
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目仰見　聖德如
天仁覆四海洋溢肆夷知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滂澍
無涯莫不畏威慕德革心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於
無窮也臣民幸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大

均恩赦過以胄修省疏　　陳守愚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番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　朝廷以從寬
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好生狂妄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
都給事中鄭自璧等題乞　宥殊諸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奏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
朝廷以從寬處置鄭自璧等如何輒為救論好生不識事
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欽此
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

洛書這厮結附馬永清擾朝廷好生狂妄本當究罪但恐
按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望
惶之外臣愚伏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宸斷所施若
爲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及輙干大義而
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
加之歲時冝免此咎且臣聞之蹶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
之雞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遽斥之于外彼雖欲致
悔過其敝徙愆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
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况邇者災變異常上勤　宵旰之
憂慮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

不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亟所論即其十言之中不無一
言之得間　陛下所宜采取以備修省者而亦弗忍棄其
人矣且修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屢進出一言皆以疑群望
良恐嗣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復察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苦神凝慮積習不除和氣安應有負
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
或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
載之私而草茅均雨露之澤凡為臣子者宜無不披瀝
肝肺以圖禆補化戾為和實繫於此臣無任隕越之至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

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寬恤小民以宣脩省之澤已有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聞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不被其澤者可着諸司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民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以前奏來以備朕采納斟酌施行所言務要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頒群情忻躍竊念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于天下猶加志于窮民誠古帝王不虐無告不負鰥寡之

盛心也九重留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霄漢的然有足徵
者但拘以四品始得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爲未廣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賞鮮品或 錫
宴樂不能徧及群臣則可 限以官若天下 詔求言豈
宜復以拘定臣嘗伏覩 大明律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
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直言無隱
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其
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爲言況好察邇言詢芻求諫舜禹爲
君率由此道是故不惟問之在 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

詢及商賈而又詢及工匠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言況當言者故拘之而俾不得進哉今之四品以上大臣皆保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清問者矣但群臣之中曾經事故居家得就聞於土俗或因公差便道得採詢下民間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書豈無啓沃 若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聞于朝對揚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諮博訪之美意哉若小臣輒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直不必復拘品級欲達四聰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曠闢求言之路勿拘四品以上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

的實者俱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于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瀆于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
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民之情皆得
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宥愚直以開言路疏

涓鋐

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　聞而治道興言路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惑而治道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見邸報刑科給事中高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　陛下將郭勛拏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　聖明天縱　睿知神授昭如日月威如雷霆不以勛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聳然大姦大詐之徒咄風震疊潛消屏息垂首隱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見監楊爵春初所奏中間一欵舉郭勛之事　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

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 聖心蓋將因爵之言觀人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之於時之言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欲使之悟而後喻也蓋楊爵之為人臣初不知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察其平日倫素之性忠直之心外無狡詐鄉里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官養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城市之内俟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如此去年荷蒙 陛下録用起廢入官今春感恩圖報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況楊

爵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　君之忠則同在高時既得
蒙加俸任楊爵亦當蒙　寬宥且在獄已逾半年悔悟亦
非一日矣伏乞　陛下攬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
直　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　朝
寧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斷不上
負　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
路大開臣下孰不效忠忠者竭力悃誠以觀太平之盛歟
臣遂瀝肝膽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惶懼之至

弘虛受以隆聖治疏

馮成能

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外進言者悉荷　兪容此誠堯舜有受敷施之量四海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内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事體本内敢發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洪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竊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辭涉疎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覩承者誠感激無地矣但嚴切

之　聖諭方傳播于群臣而容納之　仁信未宣照于天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衛將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狂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身殉　國家者當此之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狠瀆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後有不阿之直士亦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王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顯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

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 昌期各思靖 獻是以數月以來章疏絡繹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激于義氣涉于風聞而粗疎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惶悚汗下仰服 聖明矣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于欺諸臣志在効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兼容即其諳事体者行之不諳事体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

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麟鳳也鷹鸇虎豹無不蓄焉非必珠玉也蟠木磯石無不具焉君人者固欲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戇直並列于朝嘉言迂說並聞于 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下無憂是非利皆並存于中係乎 上之所導耳故明君開誠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

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吞而讒諂者至 國是將日非
矣天下之患尤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嘗責王
珪溫彥博附下罔上而次日為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
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
其誼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
舜者何有于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
豈無悔心導之諫若太宗之諭玄齡者乎今災變頻仍甚
雨大水若大同之氷雹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正側
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無

容飾 帝王之遐軌 渙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廷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于 廊廟而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皞之風復見于今日矣夫人君德莫大于改過名莫大于從諫自惟邪臣欲以塞言路以自便己私者則曰諫官彰 君之過不知改 君之過者正所以彰 君之美也一不察而惑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矣惟 聖明其

坐照為臣愚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爲運也言路關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關言路者也敢諫之鼓關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保天和耳日者吏科給事中石星往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證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有以觸　天威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爲民夫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特　聖量天寬不

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采謀
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既已以從之內
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大之仁迥出乎千古
也茲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
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　天地萬物一體聖人
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恝然已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
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
銳氣莫伸日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
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欲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
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於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

於新異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石星遇者肆言無忌指摘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願我　皇上毅然以　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之譽則言路闢　君德修　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伏覩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忤旨 陛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批為民且不許當該衙門將名臣為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忤旨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 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 盛德而光 大業者乃不思敬慎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以懲之顯罰矣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方今邊盜未息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深切時宜內關宦豎且信任大臣優容言官乃 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

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以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
而縱宦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以此亦無詞於衆口且
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况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御庇此皆天幸耳萬一不幸致
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
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并各
監局之科道而並之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
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度
懋堯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護非之私言而易
股肱之大義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摧萬世之紀

綱 慎儉德無間隱微 釋成心有同水鑑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
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
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
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 萬幾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体乾
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
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量其言詞之戇而取其用心之
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
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 帝王並 祖宗

而不以　成命爲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懇望之至

懇乞聖明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事　王德完

臣頃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鴻化伊始懇乞聖明亟圖收理以慰人心事奉聖旨這所言詆上好生無禪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敘用欽此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陛下即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卿周怡則謫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孫鳳儀則斥之為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為民當差而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豈以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

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舉已竣事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臣請即其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為職者也例當隨從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正言之若夫罷禁言官而寘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奢意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墮矣故臣謂右星一事啟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

言者一也古人云伏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也立而培養成全則在 大君優容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靡 陛下即位凡以進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既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即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息之人物是猶萌蘗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賜斥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嘗觀古中世之亡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

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而敢忤犯此情
理之所當察者夫禁人之言而並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
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
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
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
則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肯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
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
杜衆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
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票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
咸謂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或以為意含弘天覆地載縱在

[illegible]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處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也
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
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霑布欲其沾造化之仁固
然也為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供掃拂之役可也
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
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湘之陰襲錦衣滕祥則為
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
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為正德中
劉瑾事可為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

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
闌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救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
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董
每被言言備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星之疏
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
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聖躬者以為言耳遠
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
事必非虛即其詈罵之跡並覺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
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誤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

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識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古詩之美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為難而以能改為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聞過為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言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闕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

右右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睞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金瑛
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大臣面議
請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
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